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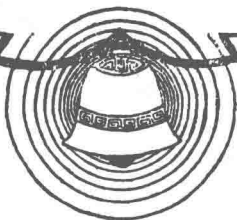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

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

印製料材產國用全完書本



本書有著
作權，如有
翻印私售
或轉載者
一律嚴究；
著作者並
保留翻譯
任何外國
文字之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西安半月記
西安事變回憶錄

全一冊
精裝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蔣中正
蔣宋美齡

發行者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南京路

(850)

蔣 氏 員 者 司
中 半 四 記
蔣 亦 介 西 中
事 變 回 憂 鏞

吳敬恆題



西
安
半
月
記

目次

一 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二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

三 附錄

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

目

次

西安半月記

蔣中正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事起倉卒，震驚中樞，幾搖國本。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勦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胄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爲統帥，教導有責，此

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十二月四日由洛入關，約集秦隴勦匪諸將領，按日接見，咨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勦匪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之階段，最以堅定勇往，迅赴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勦方略，親加闡示。虛心體察，實覺諸將領皆公忠體國，深明大義，絕不慮其有他。不料倉卒之間，變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慮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此次事變，爲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勦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亂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輕妄之不

可追贖也。自離陝回京以來，疊承中外人士詢問變亂當時躬歷之情形，中正受黨國付託，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慚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陳述。即欲據事紀實，已不能無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與揚己自詡之嫌。叛部雖早已不視余爲其上官，而余則不能不認爲我之部屬，部屬之罪惡，實亦卽余之罪惡；瑣瑣追述，又適以自增其媿怍。唯以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不能明悉當時實情爲缺憾，爰檢取當時日記，就一身經歷之狀況與被難中之感想，略紀其概，以代口述。凡以誌余謀國不減與統率無方之罪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西安半月記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勦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誠斥之。是晚招張、楊于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勦計劃。楊于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

長官楊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爲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時半，牀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余此來僅攜便衣衛士及衛兵二十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報：「叛兵已蜂湧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

已有防備，刻已略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等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裕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二門，但接後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余問：「毛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先登後山。」余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此時余猶疑爲一部之兵變，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包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尙無叛兵蹤跡，可知爲局部之變亂。如余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乃攜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卒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着地後疼

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小憩，命衛兵向前巔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余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圍之中，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爲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同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巖穴中，荆棘叢生，纔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復仆者再，祇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見驪山下已滿佈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關槍與迫擊砲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砲進攻也。計此時當已九時許矣。自

此卽不聞槍聲。叛部乃四出搜索，經過余所在之穴前後二次，均未爲所發覺。忽聞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與叛兵厲聲爭執者，察其聲，知爲孝鎮。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巖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卽爲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鬧！」余乃抗聲答曰：「余卽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余爲俘虜，則可將余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來前，向余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余乃知圍攻行轅者，爲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清池行轅前，余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尸體枕藉。孫堅請余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凌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余命孫：

「找爾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面陳於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余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余，則速斃余可也！」孫與第一〇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余敬禮，請登車入城。余欲見漢卿詢其究竟，遂登車行。

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余登車，夾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即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也。車向西安城直駛，經東關，遙見張漢卿之車，唐旅長謂：「副司令來矣！」既近，實非張，乃來傳令送余至何處者。唐旅長詢前坐之譚副官：「送委員長至何處？」副官答：「新城大樓。」新城大樓者，即西安綏署，楊虎城所居。余聞而大疑：以圍攻叛變者爲東北軍，何乃送余至楊處？時車已近東門，見守衛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爲駭異。繼

思昨晚約宴各將領，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張宴，爲張所紿，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級將領，必爲其一網打盡矣。頃所見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係張部將第十七路軍留西安部隊繳械後，褫其軍衣而令東北軍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蓋虎城參加革命之歷史甚久，亦爲本黨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變也。既入城，唐君堯向余喟然嘆曰：「委員長鬢髮漸白，較二年以前我等在廬山受訓時，蒼老多矣！國家實不能一日無委員長！只看西安城內之繁榮景況，與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員長主持西北建設，曷克臻此？甚望委員長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時，抵新城大樓。

余既入綏署，未見虎城。移時，綏署之「特務營」營長宋文梅來，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於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請委員長在此休息，副